# 皇明史概

皇明開國臣傳卷之三

臣朱國禎輯

誠意伯劉公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曾祖濠爲宋翰林掌書舒
陰所積雪登高丘望其聚突無烟者賑之宋亡林融爲
宋舉義元使籍錄融株連盡其里濠燒治牛酒延使者
其家醉之胠篋私記湶李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欲
携簿走尋之不得濠佯驚第以所記二百人上曰此燼
餘也衆並得免祖廷槐父爚有智許通經術爲遂昌教
諭公少穎敏讀書七行俱下年十四通春秋橅及五經

工文章凡天官曆符家言無不精析其與講性理于鄭
復初先生聞濂洛心法元末舉進士揭曼碩深愛重之
日予觀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將器也在燕市得天
文書一冊閱之翌日即背誦如流其人驚以歸之笑曰
書在腹中矣授高安丞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
一見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質宏深當爲一代偉人盡出
秘書相授在官以廉節著摧抑豪貴人多怨之嘗攝新
昌故獄檢官以罪去衆謀中傷行中書省移基入幕府
避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舉
充考試官上言御史失職數事爲臺抨歸乃與魯道元

宇文公諒日與賓客遊西湖一日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爲廣雲將獸詩公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其主出其下我當輔之衆駭散獨門人沈與原京一日共飲沉醉乃别西蜀趙天澤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天下方有事幸自愛勿落小盜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辟公元帥府都事纂慶元諸城邑之將左丞帖里貼木兒議招撫公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公行省都事閱之朝而谷珍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谷珍官聽其降坐公擅持威福奪職羈館紹興弁能左丞公爽然曰數也一日憤甚欲自殺門人抱持得止放浪紹

與諸山水游必有記多爲詩歌自適而谷珍遂不可制山盗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辟治兵且撫且討冠悉平而是將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甚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方上功經畧使李國谷右方氏僅以故儒學資遷總管府判奪其兵權郎棄官歸集鄉黨自保衆避谷珍者多依以居著郁離子十八篇其跪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欸風法之弁髦庶幾蔵器以遇眞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明也九難篇倣七發七啟爲之而其末歸于譊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箴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

附之政明法度雜禮樂待王者之興客或說以勾踐事業笑曰生平惡谷珍士誠輩所爲今乃效尤可乎天命行有歸予姑待之時　高皇巳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曰此豈人力也耶會　上使孫炎來聘付其家弟陞曰善保境勿爲方氏窺遂與宋濂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旣見　上陳時務十八事盛言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憑藉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荊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竄伏陰欲背元陽

則刖之此守虜耳無能為也友諒刼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輕死不難以其國嘗人之鋒然寔數戰民疲位乖則不駿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擾獸先猛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若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 上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傾國入寇所太平將犯龍江 上欲禦之而衆惟擾甚有請決一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避者至有勸納欵者公獨張目視不言 上召入問之公曰請賜臣劍先斬議降及奔者臣乃言 上曰事急矣言而後賜基曰友諒恃太平之勝虛氣凌下我師縮朒勢已不敵然刖公初有疑

康圍困之始勝則王敗則虜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
夫驕易敗也創易懲也敗驕在彼創懲在我臣聞天道
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與士怒開
至誠以固人心興王大業在此一舉且臣聞者望氣敵
衰我旺決可取也　上曰善于是賜基劒令諸將盡拜
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竦然誘與戰盡覆其衆
時　上雖定江東稱吳國公猶奉小明王座于中書省
公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陳天命所在乃得
止議代陳友諒力贊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往必克此
天意也遂進攻安慶拔其水寨請乘風直擣江州從之

友諒倉卒藏敗遁去馮勝攻南康　上使公授方畧書片紙付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須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即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勝啟讀之初亦莫信已而果如所言始以為神遂破賊取其城洪都守將胡廷瑞使其子約降要質請無分軍　上有難色公從後猗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洪都遂為我守友諒不敢越江直下矣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特許而以禮官節件賻祭臨等歸至衢苗軍叛殺將衢人洶洶其將夏毅叟之迎公入

家節帖伏爲叛寇諸屬邑俘囚守巳郊平章兵至恐誅諸叛將方治葬谷珍甲辭以幣來啗公白之　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　上威德方氏遂入貢獻　上于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來即著名稱老先生公事事條答皆報中機宜俄辟召還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府爲帥嗇欲出戰止之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擊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留者皆老弱追虜之東陽悉獲其衆還京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率師逆擊遇彭蠡湖方大戰公疾呼揮手曰難星過

上遽易舟返顧前舟已中礮碎矣相持未决請移軍湖
口以金木相犯日决勝陳氏遂平乙巳置太史監秩正
三品公領之上戊申大統曆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
一大將已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
公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故欲應之公曰頭
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
囚待之果杭州及海寧降 上悅悉付公縱歸熒惑守
心羣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誅僇密言宜下責罪己以
回天意明日 上見羣臣自引咎衆乃安大旱 上特
命公慮滯獄甫决而雨隨注將公最爲 上信嚮言無

不聽中書參政張昶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書頌　上
功德請及時封禪明得意　上出示公公質責曰是欲
爲趙高也昶色動傾怨乃使其腹心齊與巖伺公陰事
未發昶先坐事誅司天告災異巖遂飛章論公專擅威
所行皆取　寄旨或有請報可者　上怒詰問卿出張
昶孫丁市　上即大位擢御史中丞仍領太史令詔大
典制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
時處州七縣糧稅比宋制當加五升　上獨令青田止
五合爲頌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或言有我
運三十年公嘆然曰使我任其責務除弊俗一二年後

寬政可復時李丞相貴盛公獨與抗李不能平而適以
事見譴憲使逡說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勛舊且能輯
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公頓首曰、
計大體、安得及私　上乃解累欲加封謝曰　陛下乃
天授臣何敢貪天因辭　上每稱曰伯溫吾子房也嘗
因卜相問楊憲何如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己與乃稱憲自用且不
舉未見其可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問胡惟庸
曰此償轅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
生公曰爲巨室者棟必大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爲室

愛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辜 陛下思其後寃以怙寵廣洋以賴惟庸以不遜皆坐罪二如所言、 上巡汴梁公與李丞相居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許之遂督營宮省糾舉奸惡小者捕治大者啟皇太子施行中書省都事李彬貪縱事發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請于公求緩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恨俟 上歸訴公盛夏方祈雨僇人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 上持其章不下而會公以妻喪告歸得免尋手書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蒼

披先聖道天下初亂聞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即別里閭捐丘壟應聘而起相從奉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援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內變爾多輔焉彭蠡鏖戰砲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至暮如是凡四爾將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來同盟勳册言非儒造實出朕誠爾遂命駕見慰朕心既至賚賜甚厚是時上方幸鳳陽建爲中都銳出塞滅王保保公謂中都曷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七月進兼弘文館學士

二年大封功臣先已贈祖父皆永嘉郡公至是封公開
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四
十石四年正月告歸八月手書問曰近西蜀悉平稱名
者盡俘我之疆宇不少前王胡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收
平非猛不可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爲國家扇惑非非莫
能治卽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
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
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深知曆數休咎討論封來
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異樂使者往回勿賚以物茶
飾發回公悉條對而焚其草大要謂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云　上是之宣付史館
遣其子璉上平蜀及甘露頌　上優詔以答時胡惟庸
以右丞相攝左事俾公每思中傷公亦自料兩人不並
立深藏以待凡天象及時務所宜必馳書以聞既括之
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鹽盜藪元末應
方寇爲亂公奏以其地立巡檢司控扼之奸民謂地屬
溫州乃民業非隙地遂合逃軍周廣三逆命處州宿猾
持郡邑事不以時聞公使璉上書奏之不先白中書省
惟庸挾舊事益怒及宿猾逮至甚使訐公欲牒談洋地
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具上當坐

累疏上不聞復請遣其子琨又不聞公懼禍入朝請罪留京師待罪　上明言有功不汝害也六年以文廟不陪祭受胙奪俸一月惟庸既益橫公私憂曰吾安敢希言變將發如國家何邑邑得疾惟庸陽爲修好八年正月朔挾醫來視疾飲藥覺有物積腹中如拳久之浸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三月給驛舟護歸　御製文賜之畧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基括蒼之士少有英名謁朕陳情用征四方天下一統加以顯爵垂名後世勑賜歸老以盡天年何圖豢生致使不安罔有八議奪祿存名卿趨朝不辯釋疑親君可謂不

潔其名者與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日侵朕甚念之可還鄉終天年稱朕優老之意四月念六日竟卒年六十五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爲一書勸　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要害地宜俾重兵與京師形勢相聯絡授其次子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　上思我其將可密聞也公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事果勢勇壯不復返領受　上特知東西征討掃平中原一切皆委寄謀　上或召入宮中或親王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自

中山王而外人莫得聞　上天威嚴重羣臣進對每戰
慄失措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有所轉移與人
交開心見誠遇所不可義形于色家居日飲酒奕棋未
嘗自炫尚儉好讀書多行陰德所著自郁離子十卷外
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犁眉公集五卷皆梓
潔嚴勁爲時宗工初胡惟庸致毒　上聞而未嘗問
汪廣洋對以不知　上怒貶逐十三年惟庸誅于是深
思公言召見二子慰諭之璉既蚤卒二十三年命子璟
復故封誠意伯誥詞謂公父子俱沒于奸邪奈取之時
其節不移故授前爵加歲祿共五百石世襲二十五年

卒子法幼而璟奏公遺疏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北
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璟獨不屈法亦停襲永樂二年
法與璟子貊進　太祖書詔宣德三年授貊刑部照磨
卒法子伯恒子壘壘子祿景泰三年命錄公後守臣言
璉七世孫祿幼不堪授官璟四世孫文蕭可詔用祿七
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天順二年勅祠公于青田成
化十八年勅取公像祿子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給
事中吳士偉言公子孫宜世爵憲子瑜得爲處州衛指
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
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

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波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受爵能謙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
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贈爾為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
年刑部郎中李瑜言　皇上明聖斥姚廣孝　文廟侑
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
是瑜言下廷議皆言　高皇收覽賢豪創造基業一時
佐命功臣並帆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
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廌
實嗣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廌嗣爵
未幾旋即隕世襲非崇予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訓後

孤孤貧非克荷負或請 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啟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甚宜備享 太廟其九世孫揀擇使珣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制曰可公人祀 太廟廡中列六王之下尋以爵序珣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不與世券二十年珣卒子世延嗣年少氣銳振武營之變撫諸大臣至小教場呼衆衆皆悖無人色不能出一語世延方僉府事與少司馬李遂所殿至叱之氣色甚壯世延反覆論以國威騎頗增罵曰汝等反叛即殺我大尊至盡殺汝等衆稍稍懾乃散而聽命由

是自負毅諸公卿喋喋上封事見格忿而恣橫韋嘗事益縱共下侵奪民田有詔勒回原籍韋不肯行曰我有鐵券捶死一人納一可免誰難我者論者蜂起偘雖自如顧媢消家亦益貧不能支矣萬曆丙午下南京刑部獄死子孔昭嗣

朱史氏曰誠意神謀冏策閎見于亂世遇合于真主天意實然指畫張陳形勢與中都北冦若卜相諸葛郎謂侯諸葛何以過焉必也之曰衛衛平天下其為衛也執太下是夫為元進士則忠于元為元逐臣則發憤佚時佐成大聖人事業伊尹之去就千古適合非常之人非

常之事拘儒安能測識漢高豪傑也恢廓多大度又數
用兵而溺于色易與故留侯可以托赤松之遊總不失
柔道本色我　太祖妥帖而聖賢也經綸密察運天下
于掌上嚴東諸將相喜任事惡避事多疑雖犯誠意開
誘挺身歸命僅得自完若一有所托要領即分家族滅
矣六爻皆剛終克有濟嗟乎周孔而後歷代佐命只此
數人青州既以出處嘗誠意溫陵推而居留侯之前又
言知天文不能知胡惟庸之毒死兼端頓挫各一見解
自喜要非定論姑舍是使並稱絕世之奇可乎

璉字孟藩自幼有器局永嘉爲方氏所據鄉有無賴子
將爲變以應出不意一夕謀洩府年纔十八　上聞召
璉并其弟璟入見甚喜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謂基曰
非卿焉有是子基既歸奉命入京無慮八九占對詳明
甚稱　上意爲胡惟庸所中幾坐法　上赦之基卒
上急命御史李鐸取其觀象諸書璉即日出書石室中
隨入京　上慰諭之除服授考功丞兼御史又二月拜
江西參政面許入中書同官韓士原貪而苛立本儉邪
不加大體璉一以信直自處未三年卒年三十二
璟字仲璟弱冠極淵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畧挺奇諸者

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父沒不仕既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真伯溫兒矣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侍儀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藏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諭以糾正班袁都御史奏牛車事忤 旨當殿叱殺 上曰正當如此會谷王封宣府詢侍臣擇可爲輔者請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領之授谷府長史且曰王年少凡事執正兵機尤不可忽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輒勝 文皇曰卿斷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

可處璟不敢議北兵起璟兜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
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能用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
溝河冰陷馬墜璟力破冰踴躍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
行三十里璟子稱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
上馬南奔知景隆决誤國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輿
疾赴闕進闕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還家待用　文皇
既即位凡仕建文者悉令趨朝不且重罰甚則坐以奸
黨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
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薙髮自經
死法官希旨籍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

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趙公名天澤浙鄱人棄官游江南最善劉伯溫贈以文曰蕭何才韓信去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泜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乎方劉未遇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沒奇預識者天澤宋濂疑裝勿顧其吳江月下泛之舟詩云餘霞斂遠岑微雨生近滿江行得良夜月出鷗來稽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下淑沙禽或翔舞此意與誰同三高邈千古

學士宋文憲公

公名濂字景濂號潛溪先金華人後遷浦江父文昭一名朝宇文蹇性樂易好醴法隱不仕年八十一卒子二長澗義烏教諭次即景濂母陳氏六歲授李衛蒙求一日而盡九歲能詩呼爲神童稍長里人張繼之抽架上雜書以爪逐行披而試之披畢輒誦受業于聞人夢吉得春秋三傳之旨兼通五經時吳淵穎先生萊方內備宗金華胡翰出其門致書招曰舉子業不足溺景濂乃來同學古文詞乎欣然從之未幾悉得其關奧吳既辭去仰代講席鄉先生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深禮重

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矣蒲田陳公旅稱其文沉鬱簡嚴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先生玄則曰非才具衆美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遂以文名擅天下主于鄭氏者且二十年而是時胡俗滔天獨其鄉猶傳考亭東萊之學考亭一再傳爲何王金許四先生稱朱學適派心慕效之問因許氏門人究其說而又念東萊之傳且泯無與人言深慨歎思振其統蓄志在聖賢讀其書想見其人自任之重有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者至正己丑薦爲國史編修固辭曾世亂益韜閟入小龍門山著書凡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

等晉劉誠意掀其主聖稱奴百氏遊戲滑老猾猶飫豢
肉而兼茹茶飲茗彌成其大庚子　[illegible]下入見問世亂
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　上甚悅語必稱先生除
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公曰
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
定歸省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　上論黃石公三
畧且以釋之公曰尚書與讀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
願　陛下留意　上曰知之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
所先耳又明年以疾還家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上箋
謝恩書奉　太子勸以孝友恭敬進修德業　上覽書

喜召詣 太子書意令日誦一過且賜書褒答父憂洪
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
卄寒疾降召賜坐 上執金杯煉湯手親以露投之手
足汗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問災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
其仁 上侄文正得罪濂言請全親親之誼從之 上
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孜孜政理圖治
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
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
不治乎尋失朝參左官三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坐議孔

[illegible]安遠知縣朱復召爲禮部主事陞　太子
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
西廡大臣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畢
復言曰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
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上提天地下提
兆民故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頓首曰　皇上慎終如始
天下幸甚陞侍講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
爲辨奸錄分賜　太子諸王侍　上親擢　上問三代
以上所讀何書對以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尚躬行又

命序　祖訓條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凡一百卷序
進併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商服統一華夷功高萬古
一也遏亂民開初無與念悯民塗炭如取之羣雄之手
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摧衄治政詰戎文武將
吏仰成笑而已獨禀全智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臨禮
行郊祀存于心目有赫鑒臨惠鮮小民恐一不獲惟墨
吏黠惡是刑是威敬天勸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髮
政外戚戚戚循理閹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
帥無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
有統六也公復與眉同樂韶鳳言日曆藏天府人不易

見更做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爲皇明寶訓上
之與其事者吳伯宗朱右其他禮樂律曆之制勳臣名
卿焯德攄功之文　上並使公編摩潤色既侍　上久
有問陳說直諒不務文飾　上嘗曰卿可參大政對曰
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臣之榮極矣一
旦受職任事不效將負　陛下頓首力辭　上愈厚之
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
第言其善者不善又問否者爲誰對曰善者與臣友故
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時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性
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

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上嘗賜之飲醉歎笑賦楚詞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欲孫愼為序班仲子璲中書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令　太子遣賜良馬又為良馬歌賜之許致仕贈父為尚書祖德政太常少卿妣皆淑人誥詞　上皆親撰復留之府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將加罪問羣臣有何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誹謗非當誅召公問對曰彼應詔而來本效忠無他也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寫阿意若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肯沃火向非宋學士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譽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歸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　上曰大江派空衍河行俾慎侍至家公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眞主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　上召問慎而翁去此而

誰從撫兒孫乎閩生財也涉因閩乎慎叩對　陛下所
問臣大父事皆有之　上曰雖然尚有他慎叩頭無他
第時時聆訪周政倘有一二雖在鄉尚冀封補　陛
下為一　上悅賜公歸休之詩是年九月入朝　上延
問公履矣及至大喜賜物褒諭禮部致酒米粢果日進
見從遊覽便殿侍食不暮始退　上歎曰朕臣哉爾濂
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日本使奉勅求文獻百金
却之　上問故對曰天朝近臣受小夷金非所崇國體
上然之歲盡辭還既行數日　上諭璲曰朕嚮背之夜
[illegible]臣曰非[illegible]陛下垂念犯從切至何

以形諸夢寐明年再至賜賚慰勞彌厚公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于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羅山閉門絕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夜然燈于几以絺帷中開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性疎曠寬容不至累月不整冠幘悠然自樂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 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

年七十三夫人賈氏名專先一年卒門人方正學曰當元之衰　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論道上前援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體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其為人取重如此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葬華陽置祀田弘治五年四川巡撫邢表奏公啟沃之益既多著作之功尤備一代

元熟死非其所權厝蓮花池山下雖經改葬未荷殊恩
乞加贈謚下所司九年巡撫貢俊又以爲言部覆謂公
一代偉宗人心景仰久矣今不敢別議贈謚請依學士
承旨職事令有司于墓所春秋致祭正德八年劉誠意
九世孫瑜請其祖謚祠額誠意得贈太師謚文成因并
賜公謚曰文憲宋訥曰文恪公二子長瓚先卒瓚子三
人愼憕恂皆無後次璲工書稱爲國朝羲獻于三人懌
愠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謫居思紹文學勤苦特
甚蜀獻王儞之時賜粟帛由是得專其學　建文皇帝
念公爲　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還以爲翰林侍書懌擧

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建文問而廉門人有舜者同郡
樓璉浦江鄭楷云
朱史氏曰先生篤行眞修學有本原文歸爾雅遺際
聖神大弘制作守先王之道而見之行無道學之名而
有其實收宋儒未竟之功開我　明大成之運次當從
祀　孔廟而先生既不自名世亦無有名之者乃後來
追崇大約以著述講授爲主推曰先儒謂足接有宋諸
君子之後而于先生未嘗談及　太祖固常評之矣躋
其品曰賢並在聖之下君子之上此千古斷案不可易
而汶汶至今良可歎息至日本之文原是奉　勑李卓

吾自幼見之自老之衛律渾成人品壽一戶從所謂長者

有餘矜押不足　太祖勞其身以憂天下切齒于人之

不仕者　御製班班可考先生二十餘年無木之交勑

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其職分外引疾責稱　要心若

有意避遠并子孫亦杜仕籍恐天威一震全族皆沉欲

徙死于變其可得哉俗儒之衷吾不欲聞之矣

御史中丞章公

公名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始生音如鐘父遇孫疑爲不群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肅見應孫頗爲儕類侵苦公忿然曰彼謂我弱耳我不自勵負爲男子乃往受事家皆捍服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剛叔名毅有傳講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聞出咨訪叩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與語悅之不花改官陝西要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壬辰蘄黃妖寇起犯境與從子存仁避亂存仁爲寇所執沓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

後挺身出謂賊曰兒纫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
購求及得大喜邀上坐問計正色拒曰若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曰不
降且死公辭色不爲屈賊愈怒愈大叱曰死卽死何懼
爲賊縮不敢加害夜紿守者得歸集里民爲兵不旬日
擊郡之府判官以兵來欲盡誅詿誤者走說石林將軍
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皆爲良
民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失民望且以資賊非計也將
軍稱善卽檄判官毋擅殺因留議軍事盜平屬縣上功
按龍溪縣志所載延起石林將軍守台救岸海民亦爲

叟又應之圍台甚急將軍召公爲援方退居得檄即起曰
吾邦賴將軍以生今有急正報德之秋也集鄉勇數百
人趨城下夾擊賊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積穀
不糶言于將軍行縣賑之抵豪罪發其粟克用龍泉亦
歲儉大家閉粟高其直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
勸分之政民受惠爲多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
寶忽丁貪虐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王
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寶忽丁懼棄職
獲罪而偲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軍往處賊沫發先
害剛叔公憤甚誓必復仇言于府帥檄兵擊襲之乃遁

去于時處之七縣皆盜起行省移石抹將軍分治處州公謂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成大患將軍曰惟君處之乃遣于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以功授松陽尹辭討麗水賊大敗之賊為內外二砦公應兵擣外砦立壁賊突至奇兵橫擊賊奔北圍內砦急攻破之賊首就縛外砦亦降凡三授官太息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甚衆而吾獨成功名吾不忍為也力辭不受屢戰皆捷賊勢蹙其黨張貴李與甫等請降又斬土豪周天覺散其衆時天下日入于亂公指盧匡山自號曰匡山居士山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高峻或曰山形似盧故

日似匡廬故名山多古松石南有溪澗中潛映能容氣行出又西北山上入曾褒遠近數百里可倚觀層
其子曰吳將至矣汝曹善保州里己亥冬王師克處州
公避入閩中　高皇束帛來召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
金華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
先生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地無常惟德是輔
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悅曰卿等其留輔予擢僉
營田司事巡行江淮田荒蕪及耕墾者皆籍之差税有
等嘗有疾在告　上遣左司都事張安碩來視小愈入
謁　上望見喜甚後念及即問左右章某康彊否安碩
言其念母邑邑未全愈即日命歸省賜金綺留季子存

厚京師浙東始設按察司即擢公僉事尋命還處州代
總制胡深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女且命入侍　皇太子
胡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餉無缺師旋即以總
制事付胡還所部王師平荆楚趨湖廣按察司遷公往
入見　上慰勞曰紀綱之事今已屬卿荆襄多廢地建
議分兵屯田　上曰所言甚善今則未暇鎮撫同匕怙
勢作威輕重人罪廉得狀坐以法河南按察使宋思顏
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琦坐法辭連公　上遣劉
基諭曰予素知章　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以兵入閩

九城中空虛召所部義兵列柵為屯捍之賊乃遁去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命提兵為遊擊公謂父子相統非制請罷　上不許曰吾方藉爾父子鎮靜延壖顧叛他人糧糗耶浦城軍食不雜　上命右丞李文忠與公計之李欲運糧處州公以舟車不便而軍中所掠糧甚多請拘入官均給償以直食乃足稅官金甲為奸利訊　上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或疑其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圖為自全計非詐

也事聞詔許以元官守本部命下德榮已爲友定所破
來奔厚存恤之禽斬周遂卿通平陽瑞安之路處州僉
水軍隸軍府役煩而事擾奏設千戶專統之又奏免山
田之稅海賊入犯千戶任惟賢退縮斬之自拒戰破禽
畧盡朱亮祖取溫州軍中掠人子女悉搜出還其家海
隅旣寧請朝京師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有後
命及浙西諸郡皆下　上召公且令分兵征閩而存道
守處州入見嘉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
子宣力一方盜寇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明日　召
問征閩諸將何如時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

公曰二將進討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爲全計也即日召文忠出師處州糧類以軍與加徵十倍言之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朱君達既叛又請降奏戮之方作海舟徵巨材檄處州與諸郡均辦公曰此皆限以峻嶺縱有木何從而出力言于省臣止之　上即大位歷敘其功與劉青田并拜御史中丞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時廷臣多侯　上意尚嚴公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視搏擊爲能哉　上

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遝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是怪者縱禮官議
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　上爲
霽威雨亦尋止　上禮重公嘗語公及劉基二先生年
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蚤趨朝也先是
上旣從公議令文忠入閩存道部鄉兵總五千以從旣
事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
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失信也　上
不懌公繼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
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號謂儒者

果迂濶哉先生其爲朕一行比至母殁求守制不允遣
存厚還家治喪身埋戎事兵旣集命存道部領浮海北
行抵中前請　上覽惻然許之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
還止　上諭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汝又北上勉立事
功以無忝爾父因授處州衛指揮同知戍上黨尋移平
陽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宅親負土石感
疾益深臨終親友來候因當收斂此心無有挑滯公曰
吾久已知之遂卒洪武二十年五月也年五十六　上甚
憫悼親爲文祭之公孝友父未塟而盜焚闕里額天稽
顙奔哭至柩所而滅事母備極孝養二兄别居已又旣

創業能剏諸二九同居奉母定先世祭享之禮益用以
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勸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嘗
局火職撫世酬物誠確宏偉外若和毅至臨大事爭是
非不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嘗言日占之學主躬行故章
句之習一不以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恒切切焉
宋學士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章公其相信如此
存道從公集兵保鄉里已亥率所部歸總制官孫炎合
兵守上游陳友定入寇擊却之自是屢有戰功授處州
翼副元帥胡深戰歿代領其衆洪武元年潛邁至京
上嘉其才畧從右副將軍馮宗異北征以功授處州衛

指揮同知三年從征秦隴取興元留守明昇將吳友仁來侵擊敗之改平陽衛五年從湯將軍出塞至斷頭山戰不利死之

季公

季公名汝字彥文龍泉人元季江南諸郡俱陷獨處州士夫倡義兵堅守得完歸于 天朝最著者葉琛劉基章溢汝其一也三人入朝爲顯官汝早致仕然鄉里人稱之以儗三人不替云先是率壯士從石抹宜孫有功授義兵萬戶吳尹龍泉不就 天兵旣下處授安南翼總管孫炎見殺勒所部駐白巖出不意同諸將攻城破

誅之復其城壁冀同知從元帥胡深破青田賊葉賢三

出私財贖軍中擄掠還其家　高皇卽位召入見以老

乞骸骨賜宴及幣衣遣歸十年卒年六十少讀書多智

略事親孝喪服依古禮濟貧乏不倦宋學士尤重之

參政陶公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外樸而內穎敏有大志博涉經史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遂潛心濂洛之學尤邃于易爲文純雅疏暢舉元御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書院山長元末四方兵起郡當其衝屢以策干守將不見聽乙未 上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城迎見 上狀貌喜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 上召語時事安首言四海鼎沸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

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擁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而得劉宋章葉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敢爲得人賀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　上曰無踰于安命往視事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改知饒州爲詩以行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皆悅服乙巳信州賊蕭明攻城與千戶朱炳拒守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

日城破不敢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屠
從賊者不許曰民為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明年入朝
民思之為立祠吳元年置翰林院召為學士知制誥修
國史時開禮樂二局徵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
為議律官洪武元年　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
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稱善且重其才賜門額曰國朝
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驕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汝從何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立黜御史
代汪廣洋江西參政諭以首渡江見軍門敷陳機務深

合朕心玆上游都會擇卿撫定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經裁定大祀禮專乃公議祫禘禮定于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安有二子曰昱曰晟晟爲浙江按察使貪信用輕薄小吏　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充軍多死亡無所償州司追索安妻安繼妻陳裴白入見太祖問媪爲誰叩頭具對　上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子二人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得罪散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

勞　太祖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
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得見先後從涉諸艱功在
彝鼎家人所犯即盡赦之使安妻遐自老安前妻喻姓
名從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娶母
同行母不可喻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
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
其先見

## 叅政周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縣人生時有大星墜落光照臥室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遊重不妄言笑孝弟忠信卓然自立嘗夜歸限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撐小舟泊岸即登舟渡回顧無所見人皆奇之里人大疫探病入其家見妖入囊即與封識棄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禱執炳誦離騷經焚之滑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儀容步履有嚴有則從學者甚衆父有孝行家貧執以束修助治喪如禮祖母墓奪于勢家咸贖而表之無他兄弟一妹適仙居顧氏蚤卒撫所遺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

義者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劉青田爲之敘相者
朝廷玉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與代名臣至元中以明
經除永豐教諭不受主杭州施克弘家　太祖起兵訪
凱延至　上坐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之策且曰羣
雄地資兵強未易圖胡元政衰民怨是空地也直取之
易耳　上大奇之每用其策後別去戊申即大位以書
徵之凱矢心不仕　上求之切諭使人曰陶凱不應可
取一族人首級來族人四遠求得凱見　上授編修與
諸儒纂元史又校洪武俱韻　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
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尚書請建　奉

先賢于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上食朔望薦新若節序
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四年試進士凱爲提調刻程
文凱序其首五年句容縣民獻瑞瓜奏頌　上曰卿歸
德于朕朕不敢當因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
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藥省府各置銅匱編錄　聖旨及
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居　駕獻詩又進方
藥　孝慈皇后有疾、賜免死牌命與閣撰作天下民
精易見圖公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
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
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稽

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誥令封冊歌頌
碑碣時時命公文遂盛傳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召
爲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怒曰何自賤也又
上一夕夢龍繞公門疑之夜以參政致仕密謂第中吉
曰汝可俟明春二三月數將至矣宿緣在此昔避不能
今奚得免會遣高麗使用符驗坐與知罪死氣曰臣受
知　陛下官三品壽七十死復何憾雖有金牌免死亦
不自表也　上尋悔之楚王求師不得憤人金水橋舉
臣衣履下救者及法官不覆奏者皆死贈太子少保
葬長灘山下

參政魏公

公名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有隱德觀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性靈乃搆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朝辟勿就　國初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浙江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運使入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命公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公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遥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透珠簾升講席花迎金輅肅

朝儀六王柄炳前星後珠嬪聯輝上玉牒二年十月甲
戌甘露降乾淸宮　上問吳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
于人則甘露降十一月冬暖如春　上召偕尼素庵同
吳彬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
一詩以述今日之樂公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遊何內苑
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髯和聲
喜奏彤車御式燕慚叨紫闥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
無地不陽春　上覽大喜三年轉太常卿七月命定
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某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者
爲於義未明也遂升翰林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

公爲國子祭酒宋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俁爲讀卷官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八人開科之始得人最盛伯宗卒爲名臣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未任即召還爲禮部主事賜燕　奉天門語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乃命各賦一詩五年　上召至內庭諭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公忠儉仰可爲朕一守頓首受命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剏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

王彝張羽聞文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
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
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
課爲天下最　上嘉之陞四川叅政蘇父老願留仍命
公還郡七年公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
府浚河以壯士觀資民利御史張度度字景俊廣州番皆執人風儀偉特
以才學稱元末爲高要教諭遷鳳棄官洪武壬子計偕
人京會試拜第一選賢能授御史時諸勳臣連姻帝室多
怙勢度劾發其不研名益而心陰剝人多畏之請立張
迂廊於詩廬州見排蘇州知府探覲以舊治爲士誠竊
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爲言　上使度偵之
從杜名萬召諸人吳縣學宮康洪貢謁赴坐極刑擢度

[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至下民其中者其而不至下者
[illegible]旋退又終来還去之不富者數十餘
事皆見用十二年進本部尚書從獲仕用戶一昔卒誣
其興既滅之基而高啟爲上恭文俱獲罪　上憐之命
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歸葬于蒲圻煙寓
山公高明端重學博詞贍與宋景濂蘇伯衡相上下其
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爲之所著蒲山牧唱
集人咸稱之

長史桂公

公名彥良初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衢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聘之俱不就洪武六年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舉以應特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奏對稱旨擢 太子正字 上嘗出 御製詩文示之即 上前誦聲朗然左右驚愕或私戒之 上知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多恃寵不自修飭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爲之師各賜金三十兩曰昔許魯齋教弟子多爲宰輔卿共勉

之每侍宴以 御製勅訂正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
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
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不過懲憤窒
慾而已 上善其言一日 上問曰元政寬弛遂致大
亂朕矯之以嚴有犯必誅顧法數行數犯奈何對曰德
則逸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
靖於德矣 上喜曰此吾心也嘗從登內城未幾從容
顧謂曰朕比來好善惡惡如何對曰人君至公無私則
好惡自得其當 陛下持衡堅定孔子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七年長至有

法天道也臣聞君民一體故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
近 陛下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欣欣然庶幾遂有
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日廣賦斂之科當尤有可減
者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
爲忠厚施之政者爲寬大而新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
上嘉納洪武二年修元史與宋濂爲總裁官徵逸士汪
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
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爲纂修官開
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
林待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

大本堂經明理達義開道召對　殿廷必賜坐從容宴

語奉使吐蕃尋召還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把匝剌瓦

爾密至抗言　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

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

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

室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

刃今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

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

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有遺孽自立于沙漠遣使脫脫

至雲南脅梁王禕見逼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

可不決匿公赤登楊氏家脫脫聞莆責梁王不得已出
公與脫脫脫脫欲屈之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
燐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還來豈爲汝屈
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傍有解者
脫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生竟被害司徒達里麻等殺
而火之莫實其處或曰瘞地藏寺北時六年十二月也
年五十二雲南既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
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

子紳

紳字仲縉父死甫十三聰明能文章鞠於伯氏教事

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父亦没獨理生産作業憂患中怵然負奇志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旨歸曲暢引之縱横磅礴出入上下務採擷精英乃已潛溪先生一見器之曰吾友其有後乎蜀王尊賢下士聞之聘致待以客禮痛父死節留徼遠骸未返白其事王悼惜之給道里費以行二十九年至雲南訪求不獲遂即其所奠祭仰天號慟幾絶過者爲之泣涕逮滇陽慟哭記志感慨還王慰勞備至建文君即位給事中徐試御史黄鉞薦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獻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章曰神龍興曰應天錄曰開洪基曰

清江漢曰靖狡兇曰擒殺胡曰海波平曰拓閩境曰定
關陝曰闢川蜀曰斬苞枿與方太史友善嘗尊太史為
百代儒宗勸著書淑來學太史不應辨晉遊略文藝潛
心道德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 陛下
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
事之時先臣之節獲伸之日下翰林議贈公翰林學士
諡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諡實自公始正統六年義烏
丞劉傑再以請贈如前改諡忠文紳以成化二年卒年
四十一有繼志齋二十卷子矜

子孫

孫字叔豐受業方孝孺妻以女方死難孫周旋其間又與廖鏞鄭珣等至聚寳門外求遺骸歸葬不得卒坐逮繫　文皇念其祖死國特宥免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結屋讀書靑巖之下將終身焉孫與童景庸言痛念遜志名臣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性至孝初神痛念父沒毎食必斥衆味孫一遵遺志子孫相承閲十百年不變居父母喪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

為鄭賓分獻先聖廟孫琭指佯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
爭覩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
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
生孫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
陳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吳公

吳公名雲字友雲宜興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提
舉雲少有文行爲國子生仕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魏
國公定元都送至京師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攺渭南
縣丞有惠政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

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參政八年坐事被逮釋
之時元梁王據雲南 上召諭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
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
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
在誰敢違之第彼恃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
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頑不從與師未晚
上然之七年遣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
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
往至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公以易制晉共紿梁王不從欲

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刼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公曰
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勑招降汝
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
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
平　朝廷方知公之死適其子徵亦以其事來白乃命
馳驛奉親歸葬徵爲國子生貧不能還鄉以公骨徠漢
廣卽葬江夏縣金口鎮徵父遂占籍爲四子季充歲貢
交趾遠游知縣弘治中輔臣徐溥言於雲南建撫王詔
爲請於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禕並祀史祠寫爲
二忠嘉靖初姑蘇李應禎往來宜興素知其事及官南

兵部以事過湖廣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墓已犂為田鄉人莫肯言發其家赤貧使者已久地契與家藏 誥命及道書俱燬於火及曾孫承宗志高玄孫鳳翔家益貧不振爭為言於御史屠衍炎乞表墓從之歲時致祭承宗得官中書舍人

參議王公　　于彥達　附王名善　陳敬

公名翀字性常一字德常温州人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喜議論有文武才少與族人元章永庵高則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之測也元末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湖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筮曰君後當名世然不克終臨下令能從吾出遊乎以母老辭道士笑曰俗緣未斷吾固知之劉誠意微時常造焉謂曰子與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

堅興府得志卒勿以世法見累則善矣後劉竟薦公於
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年已七十齒髮精神
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拜兵部郎中未
幾潮民弗靖擢廣東參議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在
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
民咸叩首服罪即抵增城遇海寇曹真鼓譟突至截舟
願得爲帥曲諭不從叱罵之遂共擁而去賊爲壇坐公
日羅拜請不已罵亦不絕声遂遇害時彥達年十六亦
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
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令綴羊裘

尸負之而出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上其
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扁父以忠死力耕養母粗衣
惡食終其身不仕此王陽明五世祖也王之年譜直言餘姚不及遷徙來歷時有王
名善陳敬

王公

王公名名善義烏人洪武元年爲高州府通判四年秋
八月寇黨羅子仁劫奪府印逼名善附之名善罵賊不
屈執至霞峒新營遂遇害是月巳酉也後雷州衛遣千
戶黃青領兵擒子仁斬之

陳公名敬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

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爲人多忌之以事左遷

雲南曲靖府幕府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

州城敬親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

駡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事聞命有

司恤其喪

副使經歷熊公　附黃攽

公名鼎字伯穎臨川人元末鄉薦入燕就試以議論斥棄不取歸主龍溪書院兵亂立柵結民兵自守一郡獨完陳友諒屢脅之不應　國朝兵入江西鄧將軍愈聞其賢索至軍門與論意合大喜咨以兵謀　上至江西召見慰勞甚至欲授官以母老固辭留愈府參軍事母憂既葬復徵至京奉　旨偕諸儒撰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初平浙西授德清縣丞錢鶴皐反松江聲搖德清民皆逃散坐鎮之卒得無恐吳元年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時　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

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　上擊磬命升辯五音升對忤旨　上大怒欲寘諸法鼎從容論解之　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對曰石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鼎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舍人狀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將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公與給事中尹

正進曰　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
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
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百
致一石民甚苦之鼎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
遽困之衆作方與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
上悅即詔罷之明年　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
多預聞　上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按察司以爲僉事
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別部僞官悍將二百
人暴如虎狠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鬪民始安杭
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

焉以其習俗賍世世且名犯　因號奏毀之没產散其衆
爲農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
供應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平陽州吏目杜
乙賦罪事發下鞫同知以下皆服罪獨知州梅謚廷辯
不已民數百遮門外爭知州無辜將聽之吏白曰今奉
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爾進
民諭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
人乎釋謚以情聞　上可其奏寧海强民陳德仲以憾
支解黎異異妻屢訴無爲白之者一日覽其牒滋疑忽
有青蛙立案上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

究蛀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便者皆爲奏改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旣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改治濟南州縣官多失廉平除跡數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陞其省副使三年封建親王拜晉王右傅治官晉陽坐事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授晉府參軍以尚書授王府再奉 詔兼授秦王經明年召還復入王府尋改刑部主事八年授衛經歷時朶兒只把雖降尚持兩端上書萬餘言謂西涼岐寧漢唐内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

羣授獨服鄰邦爲自安計　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
則必席捲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
漸致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
叅守之則朶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　上覽書曰
人謂熊鼎迂濶今不迂也九年徵還次西京府打班驛
遇朶兒只把叛挾之北行以大義切責之遂與中使